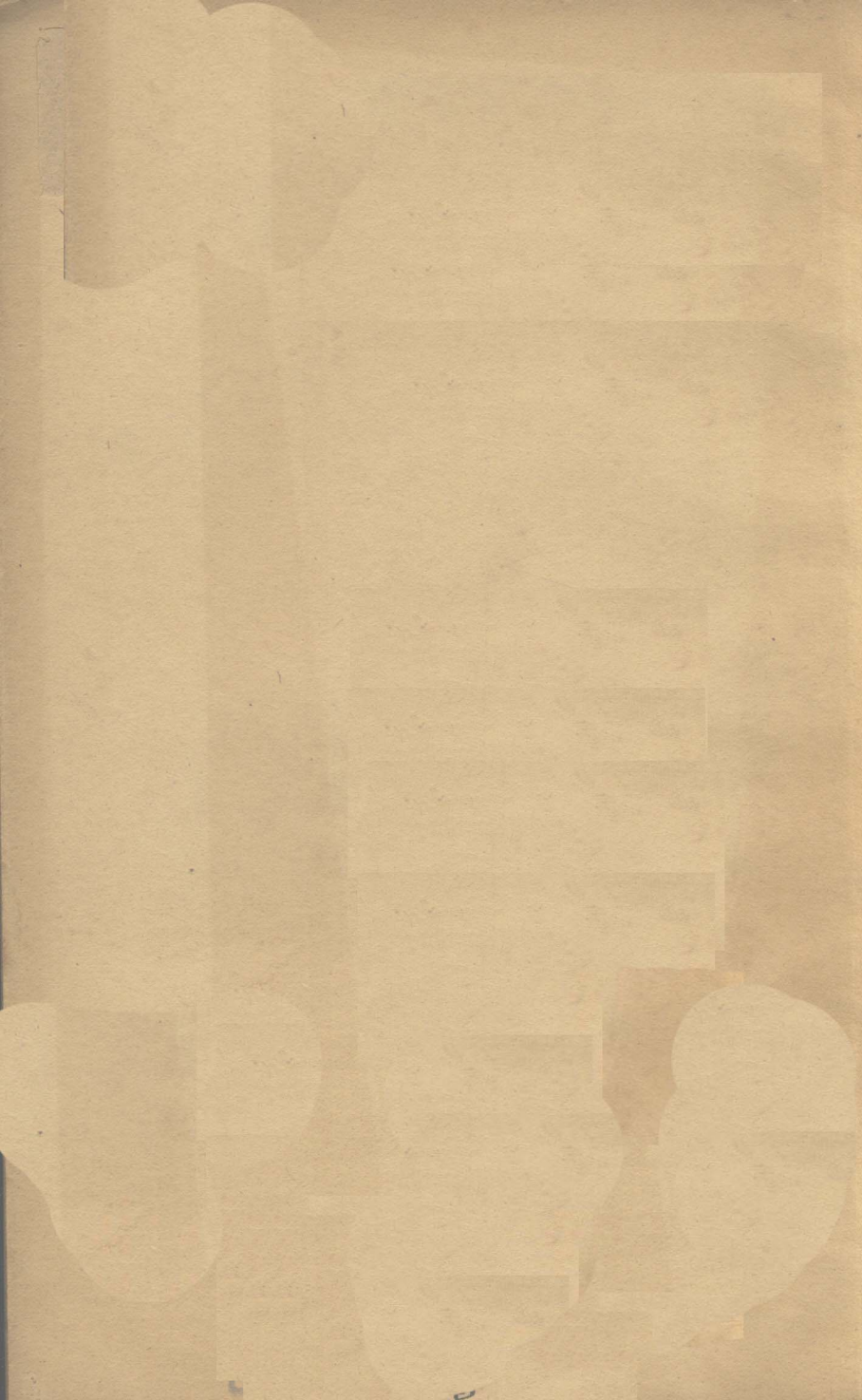




而已也。按既非冷水試問何水清熱

方中行曰喘屬肺肺屬金金性寒故曰形寒飲冷則傷肺汗後肺從新虛易得重傷飲水飲冷也水灌則形寒肺傷矣其主氣所以皆喘也

程郊倩曰發汗後陽氣微而津液少其人必渴必燥渴或飲水多燥或以水灌皆令作喘肺虛不能通調水道水寒上逆使然也

柯韻伯曰未發汗因風寒而喘者是麻黃證下後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證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證此汗後津液不足飲水多而喘者是五苓證以水灌之亦喘者形寒飲冷皆能傷肺氣迫上行是以喘也漢時治病有火攻水攻之法故仲景言及之

尤在涇曰發汗之後肺氣必虛設飲水過多水氣從胃上射肺中必喘或以水灌洗致汗水寒之氣從皮毛而內侵其所合亦喘成氏謂喘為肺疾是也

金鑑曰發汗後飲水多津亡胃乾也而不病心下悸者蓋以水不停於中焦下焦而停於上焦所以攻肺必作喘也

徐靈胎曰喘未必皆由於水而飲水則無有不喘者戒之

陳脩園曰此一節言汗後傷肺五苓散不可以混施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

按金鑑曰必吐下不止之下字衍文字當刪之

成無己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之吐逆發汗亡陽胃中虛冷也若更發汗則愈損陽氣

胃氣大虛故吐下不止

方中行曰水藥不得入口言嘔吐之甚也夫中風服桂枝湯以發汗桂枝湯者甘藥也傷寒服麻黃湯以發汗麻黃湯中亦有桂枝甘草則亦甘藥也以發汗藥皆有桂枝之甘故水藥不得入口也逆者言諄於道也必吐下者言水藥既不得入口則胃已傷若仍與前湯而重傷則必致大壞大壞則大亂夫胃中府也苟大壞亂則不惟復上逆而仍嘔吐必將下加走泄而增瀉利矣不止蓋甚言害大以深著致戒之意也

喻嘉言曰此條從來諸家錯會扯入桂枝四禁粗疎極矣凡表藥皆可令吐下不止所以仲景於太陽水逆之證惟用五苓散以導水

張路玉曰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言水逆也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者以其原有蓄積痰飲發汗徒傷胃中清陽之氣必致中滿若更發汗則水飲上蒸而為吐逆下滲而為泄利矣凡發汗皆然不獨桂枝當禁所以太陽水逆之證不用表藥惟五苓散以導水服後隨漉熱湯以取汗所謂兩解表裡之法也

程郊倩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已逆在汗矣乃其人亦復脈浮自汗出似桂枝證不知此陽浮於表中寒內拒使然虛不止肌誤與桂枝湯更發其汗則寔其表者中愈虛溫其表者中愈寒胃中無陽吐下不止所以必然也夫桂枝本為解肌未嘗令人吐下不止也而令吐下不止者此非桂枝之誤而用桂枝者之誤也以此推之藥有所宜即有所禁不明其所禁

而欲用其所宜。雖桂枝有不能恣意者。况他藥乎。

柯韻伯曰。陽重之人。大發其汗。有升無降。故水藥拒隔而不得入也。若認為中風之乾嘔。傷寒之嘔逆。而更汗之。則吐不止。胃氣大傷矣。此熱在胃口。須用梔子湯。瓜蒂散。因其勢而吐之。亦通因通用法也。五苓散亦下劑。不可認為水逆而妄用之。按陳脩園曰。此一節言發汗後。胃虛水約不入之證。與五苓散大不相涉。

周禹載曰。水藥不得入口。為逆。其人素有痰飲。清陽之氣久虛者。誤汗則風藥挾飲。結聚上焦。以致水藥拒格不入也。若更汗。不使津液愈傷。水飲愈逆。即逆則必吐。吐則必泄。蓋上氣虛而下竅亦開。肺與大腸為表裡也。設使竟服桂枝。何至為逆。後服五苓。又何至吐下不止乎。按發汗後而水藥不得入口者。因桂枝證而誤用麻黃也。

程郊倩曰。此證胃陽素虛。夙有寒飲。假令始初即以制飲散逆之品。加入發汗藥內。必無此逆也。

金鑑曰。若更發其汗。則胃逆益甚。不能司納。不特水藥入口方吐。且必無時而不吐逆也。黃坤載曰。汗出陽泄。土敗胃逆。水藥不得入口。是謂逆治。若更發汗。陽敗土崩。太陰吐利之證。必將俱作。無有止期矣。

陳脩園曰。發大汗之後。水藥不得入口。以汗本於陽明水穀之氣而成。今以大汗傷之。則胃氣大虛。不能司納。如此此為治之之逆。若不知而更發其汗。則胃虛陽敗。中氣不守。上下俱

脫必令吐下不止此與五苓證之水逆何涉哉 自未持脈至此共三節以及掉筆為結尾故不必出方然讀仲景方須於無字處求字無方處求方方可謂之能讀

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

懊憹烏結切
懷濃江切

成無己曰發汗吐下後邪熱乘虛鬱於胸中謂之虛煩者熱也胸中煩熱鬱悶而不得發散

者是也無氣伏於裡者則喜睡今熱氣浮於上煩擾陽氣故不得眠心惡熱甚則必神昏是

以劇者反覆顛倒而不安心中懊憹而憤悶懊憹者俗謂鶻突是也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

之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

按發汗吐下後正氣既虛榮有復吐之理註家以梔子豉湯為吐劑者非也當參看方後張隱庵陳元犀註為是

方中行曰虛煩不得眠者大邪乍退正氣暴虛餘熱悶亂胃中乾而不和也劇極也反覆顛

倒心中懊憹者胸膈壅滯不得舒快也所以用梔子豉湯高者因而越之之法也

張隱庵曰自以下凡六節皆論梔子湯之證治夫少陰主先後天之陰陽水火心腎二氣

上下時交下交之陰氣上交於心以益離中之虛上交之君火下交於腎以助坎中之滿中

焦之津汁上資於心而為血下藏於腎而為精發汗吐下後則中上兩虛是以虛煩不得眠

也不曰傷寒中風亦不曰太陽病而曰發汗吐下後謂表裡無邪而為虛煩也心氣虛則煩

胃不和則不得眠也劇甚也反覆顛倒者不得眠之甚也懊憹者煩之甚也梔子豉湯主之

柯韻伯曰虛煩是陽明之壞病便從梔子湯隨症治之猶太陽壞病多用桂枝湯加減用也

梔子豉湯本為治煩躁設又可以治虛煩以此可知治陽明之虛與太陽之虛不同陽明之煩

與太陽之煩有別矣。首句雖兼汗吐下，而大意單指下後言，以陽明病多誤在早下故也。反覆顛倒四字，切肖不得眠之狀，為虛煩二字傳神。此火性搖動，心無依著故也。心居胃上，即陽明之表。凡心病皆陽明之表邪，故制梴鼓湯因而越之。蓋太陽之表當汗而不當吐，陽明之表當吐而不當汗。太陽之裡當利小便而不當下，陽明之裡當下而不當利小便。今人但知汗為解表，不知吐亦為解表，故於仲景大法中，但知汗下而遺其吐法耳。

張令韶曰：自此以下六節論梴子鼓湯之證，有熱有寒，有虛有實之不同。汪琥曰：虛煩證，奚堪正吐，不知虛者正氣之虛，煩者邪氣之實。邪熱鬱於胸中，是為邪實。吐證仍在理，宜更用吐法，所以虛煩二字不可作真虛看。作吐汗下後暴虛看。

尤在涇曰：發汗吐下後，正氣既虛，邪氣亦衰，乃虛煩不得眠。甚則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未盡之邪方入裡而未集，已虛之氣欲勝邪而不能，則煩亂不甯。甚則心中懊憹鬱悶而不能自已也。梴子體輕味苦微寒，鼓經蒸薑可升可降，二味相合，能微散胸中邪氣，為除煩止躁之良劑。

金鑑曰：未經汗吐下之煩多屬熱，謂之熱煩。已經汗吐下之煩多屬虛，謂之虛煩。不得眠者煩不能臥也。若劇者較煩尤甚，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也。煩心煩也。躁身躁也。身之反覆顛倒，則謂之躁。無甯時三陰死證也。心之反覆顛倒，則謂之懊憹。三陽熱證也。懊憹者即心中欲吐不吐，煩擾不甯之象也。因汗吐下後邪熱乘虛客於胸中，所致既無可汗之表，又無可

下之裡故用梔子豉湯順其勢以涌其熱自可愈也

徐靈胎曰虛為正氣虛煩為邪氣擾發汗吐下實邪雖去而其餘邪因正氣不充留於上焦故陽虛擾動而不得眠也反覆顛倒身不得靈也心中懊懣心不得安也此非汗下之所能除者吐之而痰涎結氣無不出矣按汗吐下之後而邪未盡則不在經而在脾胃之間為有形之物故必吐而出之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摩寫病狀何等詳切凡醫者之於病人必事體貼如若身受之而後用藥無誤

黃坤載曰發汗吐下土敗胃逆君火不降故虛煩不得眠劇則陳宛填塞濁氣薰心故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梔子豉湯吐其痰濁則陽降而煩止矣

吳鞠通曰邪氣半至陽明半猶在膈下法能除陽明之邪不能除膈間之邪故現證懊懣虛煩梔子豉湯湧越其在上之邪也按下文曰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瀉者不可與服之是梔子為下劑而非吐劑已審矣

梔子豉湯

梔子

十四枚擘氣味苦寒

香豉

四合綿裹氣味苦寒

按梔子擘香豉綿裹後飲此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得吐者止後服

按未六字

衍文張隱庵曰舊本有得吐者止後服六字此因瓜蒂散中有香豉而誤傳於此也今為刪正

成無己曰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治傷寒之妙雖有變通終不越此數法也傷寒邪氣自表而傳裡留於胸中為邪在高分則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證亦自不同如不經汗下邪氣蘊

鬱於膈則謂之膈寔應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實邪者也若發汗吐下後邪氣乘虛留於胸中則謂之虛煩應以梔子豉湯吐之梔子豉湯吐胸中虛煩者也梔子味苦寒內經曰酸苦湧泄為陰湧者吐也湧吐虛煩必以苦為主是以梔子為君煩為熱勝也湧熱者必以苦勝熱者必以寒香豉味苦寒助梔子以吐虛煩是以香豉為臣內經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所以為治依而行之所謂良矣

張隱庵曰梔子凌冬不凋得冬令水陰之氣味苦色赤形圓小而象心能啟陰氣上資於心復能導心中之煩熱以下行豆乃腎之穀色黑性沉暑熱而成輕浮主啟陰臟之精上資於心胃陰液上滋於心而虛煩自解津液遠入胃中而胃氣自和本方梔子原無炒黑二字梔子生用其性從下而上復從上而下若炒黑則徑下而不上矣陸氏曰首節論梔子從下而上以下論梔子從上而下故末結曰病人舊微瀉者不可與服之按元人王好古曰本草中並不言梔子能吐何仲景用為吐藥嗟嗟仲祖何曾為吐藥耶即六節中並不言一吐字如瓜蒂散證則曰此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况既汗吐後焉有復吐之理此因訛傳訛宜為改正

沈氏曰治傷寒雖有汗吐下三法而本論四百七十四證內用吐者止二三證復則例醫吐之過者數條蓋吐則傷膈中之宗氣傷中焦之胃氣故不輕用也

張路玉曰反覆顛倒心中懊憹乃邪退正虛而餘邪阻滯不能傳散無可奈何之狀也此時

將汗之乎下之乎和之乎溫之乎仲景巧用梔子豉湯湧載其餘邪於上使一吐而盡傳無餘然惟無形之虛煩用此為宜若湧吐實煩仲景別有瓜蒂散則非梔子所能也乃因汗吐下後胸中陽氣不足最虛之處便是谷邪之處若正氣暴虛餘邪不盡則仲景原有炙甘草一法竈敢妄演以犯虛虛之戒

徐靈胎曰此刻分兩最小凡治上焦之藥皆然

陳元犀曰此湯舊本有得吐止後服等字故相傳為湧吐之方高明如柯韻伯亦因其說惟張隱庵張令韶極辨其訛曰瓜蒂散二條本經必曰吐之梔子湯六條並不言一吐字且吐下後虛煩豈有復吐之理乎此因瓜蒂散內用香豉二合而誤傳之也愚每用此方服之不吐者多即或有時而吐要之吐與不吐皆藥力勝病之故也其不吐者所過者化即雨露之用也一服即吐者戰則必勝即雷霆之用也方非吐劑而病間有因吐而愈者所以為方之神妙梔子色赤衆心味苦屬火性寒導火熱之下行豆形象腎色黑入腎製造為豉輕浮引水液之上升陰陽和水火濟而煩熱懊懷等證俱解矣原本列於太陽王解煩非吐劑而有時亦能涌吐也韻伯移入陽明只知為吐劑泄陽明之煩熱即此為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也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

成無己曰少氣者熱傷氣也加甘草以益氣

尤在涇曰少氣者呼吸少氣不足以息也甘草之甘可以益氣

陳脩園曰少氣者為中氣虛而不能交運於上下以梔子甘草豉湯主之即內經所謂交陰陽者必和其中也

梔子甘草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

甘草二兩

香豉四合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甘草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

周禹載曰少氣則加甘草以和中人皆知之然既少氣謂是誤後中虛雖邪氣未退敢用梔豉以湧吐之乎乃知此證之少氣緣外邪內陷絢是熱傷元氣而不與但內弱者可同日而語此甘草所以不炙而用也

黃坤載曰香豉甘草調胃而補中氣梔子滌濁痰而清虛煩也

若嘔者梔子生姜豉湯主之

成無己曰嘔者熱煩而氣逆也加生姜以散氣

柯韻伯曰虛煩相搏必欲嘔加生姜以散邪

梔子生姜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

生姜五兩

香豉四合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生姜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

張隱庵曰嘔者中氣逆也加生姜以宣通

周禹載曰痰飲搏聚不能不嘔則湧吐正其所宜然不加生姜則挾邪之飲不能得出故生

姜為去嘔之聖藥也且云姜通神明夫能通自無阻滯之患嘔何從生哉按錄思邈曰生姜嘔家聖藥

徐靈胎曰此與上條言凡遇當用梔子湯之病見此二證則加此生薑甘草二味也按無物為

嘔有物為吐欲止其嘔反令其吐吐之而嘔反止真匪夷所思也按加生薑以止嘔其不以梔子湯為吐劑明矣

按舒馳遠曰梔子豉湯於汗吐下後俱不可用若少氣者必不能送邪上湧吐之何益且必

不可吐若既嘔又何取乎吐且既取其吐又何取乎姜以散其逆而安其嘔辨理之極非仲

景之法也張隱庵曰梔子生用能散水陰之氣上滋復導火熱以下行若炒黑則但從上而

而後人委言梔子生用則吐炒黑則不吐且以梔子豉湯為吐劑愚每用生梔子及梔子豉湯並未嘗吐夫不參經旨而以訛傳訛者不獨一梔子為然矣

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窒音控

成無己曰陽受氣於胸中發汗若下使陽氣不足邪熱客於胸中結而不散故煩熱而胸中

窒塞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

張隱庵曰此言香豉之能上升而梔子之能下降也發汗若下之則虛其中矣煩熱胸中窒

者餘熱乘虛而窒塞於心下也宜梔子導君火之氣以下行香豉散陰中之液以上達陰陽

上下相和而留中之虛熱自解矣

程知曰下之而陽邪內結則以陷胸攻之陰邪內結則以瀉心開之至虛熱上煩則以梔子

湧之未經下而胸中多痰則以瓜蒂吐之已經下而胸中虛煩則以梔子豉吐之古人於虛實

寒熱之法既明且備如此

柯韻伯曰窒者痞塞之謂煩為虛煩則熱亦虛熱窒亦虛窒矣此熱傷君主心氣不足而然

施歧治之是益心之陽塞亦通行之謂歟誤下後痞不在心下而在胸中故仍用施歧與太陽下後外不解者仍用桂枝同法蓋病不變則方不可易耳

汪琥曰胸中窒者胸中有物也下之而不出以其物在膈上故宜吐之

尤在涇曰煩熱者心煩而身熱也胸中窒者邪入膈間而氣窒不行也蓋亦汗下後正氣虛邪入而猶未集之證故亦宜梔子豉湯散邪澈熱為主也

金鑑曰發汗表未解若下之表邪入裡既不從寔化而為結胸氣衝亦不從虛化而為痞鞭下利但作煩熱胸中窒者以表邪輕所陷者淺故祇為煩熱胸中不快也梔子苦能涌泄寒能勝熱豆豉輕腐上行佐梔子使邪熱上越於口底一吐而胸中舒煩熱解矣

徐靈胎曰煩熱且窒較前虛煩等象為稍寔

黃坤載曰汗下敗其中氣胃土上逆濁氣填瘀君火不得下行故心宮煩熱胸中窒塞梔子豉湯香豉調中氣而開窒塞梔子吐濁瘀而除煩熱也

陳脩園曰發汗若下之其熱宜從汗下而解矣而竟不解為煩熱且煩不解留於胸中而窒塞不通者以梔子豉湯主之蓋以胸中為太陽之裡陽明之表其窒塞因煩熱所致必令煩熱止而窒塞自通矣此一節言梔子豉湯不特交通上下而且能調和中氣也

唐容川正曰胸中是上焦心肺所司脩園解胸中調和中氣誤將上焦作中焦解豈不差耶不知胸前之大膈膜後連背脊前抵胸骨盡處其膈之皮毛循腔子上會於肺系下生包絡

而通於心。所謂胸中，即指膈膜以上，肺系以下而言。乃肺與心包絡三者之部位也。內經云：肺為相傳之官，主節制其心火，不令太過。今因心火太過，肺金之清不能節制之，故致煩熱。熱甚氣壅，故胸中窒。主用梔子者，梔子花白子赤，得金水之氣而歸於心，有似肺金節制心火之象。其實有膈膜之形，故專主膈上包絡心間之治法也。仲景方證精義，讀者所當細究。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按金鑑曰：梔子豉湯，當是梔子乾姜湯斷。

無結痛用香豉之理

成無己曰：傷寒五六日，邪氣在裡之時，若大下後，身熱去，心胸空者為欲解。若大下後，身熱去，而心結痛者，結胸也。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虛煩也。結胸為熱客胸中為寔，是熱氣已收斂於內，則外身熱去。虛煩是熱客胸中未結為寔，散漫為煩，是以身熱不去。六七日為欲解之時，以熱為虛煩，故云未欲解也。與梔子豉湯以吐除之。按痛則不通，梔豉若以泄之，身熱不去，梔豉寒以清之。

王肯堂曰：身熱不去，四字宜玩。結胸身不熱，知熱不在表也。今身熱不去，惟宜越之而已。張隱庵曰：此言外邪未盡，而心中結痛者。梔子豉湯能解表裡之餘邪也。傷寒五六日，病當來復於太陽。大下之，則虛其中，而熱留於內，是以心中結痛，而身熱不去。此未欲解也。宜梔子豉湯清表裡之餘熱，從外內以分消。蓋梔子苦能下泄，以清在內之結痛；香豉甘能發散，啟陰液以為微汗，以散在外之身熱。按葛翁肘後方，用淡豆豉治傷寒，主能發汗。柯韻伯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外熱未除，心中結痛，雖輕於結胸，而甚於懊憹矣。結胸是水

結胸脇用陷胸湯水鬱則折之也此乃熱結心中用梔豉湯火鬱則發之也

周禹載曰傷寒候下則在表之邪乘虛內陷此結痛之所由來也今以梔子涌吐設無香豉佐之則雖吐而在表之熱不解故本草稱其主頭痛煩悶溫毒發斑得葱則汗入鹽則吐得酒則治風得薤則治利得蒜則止血生用發散炒用止汗為足太陽經表藥雖有散邪之力終為五穀之屬非若他藥需主散表毫無裨益者此故仲景以治候下吐汗後表散其意良深也

尤在涇曰心中結痛者邪結心間而為痛也然雖結痛而身熱不去則其邪亦未盡入與結胸之心下痛而身不熱者不同此梔子豉湯之散邪散熱所以輕於小陷胸之蕩寔除熱也金鑑曰傷寒五六日邪氣在裡之時也太下之後若身熱去心胸和是為欲解矣今身熱不去邪仍在表也心中結痛過下寒裡也故曰未欲解也但此表熱裡寒之證欲溫其裏既礙表熱欲解其表又礙裏寒故惟以梔子之寒乾姜之熱並舉而涌之則解表溫裡兩得之矣豈尚有身熱結痛而不盡除者哉此仲景立兩難治法其妙如此餘可類推矣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成無己曰下後但腹滿而不心煩即邪氣入裡為寔但心煩而不腹滿即邪氣在胸中為虛煩既煩且滿則邪氣壅於胸腹之間也滿則不能坐煩則不能卧故令卧起不安與梔子厚朴湯而吐煩泄滿矣

方中行曰凡下而致變者皆誤也心煩者外邪入裡搏膈而鬱悶也腹滿者虛邪壅胃彭亨而不散也卧屬陰腹滿者陰滯也起屬陽心煩者陽鬱也所以皆不安甯也梔子苦寒快湧心胸之煩厚朴枳實主泄胃腹之滿所以三物者能安誤下後之不能安也

喻嘉言曰滿而不煩即裡證已具之實滿煩而不滿即表證未罷之虛煩合而有之且卧起不安明是那裏胸裡之間無可奈何之象

程郊倩曰心煩者邪入而壅於高分也熱壅於高分則心以下之氣不得宣通遂有腹滿卧起不安之證治法雖宜顧慮中焦然因胸邪壅塞以致胃中生濁但於湧劑中稍為降氣平土煩去而滿自消此梔子厚朴湯之所由設也

柯韻伯曰心煩則難卧腹滿則難起起卧不安是心移熱於胃與反覆顛倒之虛煩不同梔子以治煩枳朴以洩滿此兩解心腹之妙劑也熱已入胃則不當吐便未燥硬則不可下此為小承氣之先著

沈明宗曰下後微邪內陷而無痰飲搏結故無結胸下利但那陷胸膈擾亂於上則心煩邪入腹中在下則腹滿兩邪逼凑胸腹所以心煩腹滿用此一涌一瀉亦表裡兩解法也

金鑑曰論中下後滿而不煩者有二一熱氣入胃之寔滿以承氣湯下之一寒氣上逆之虛滿以厚朴半夏甘草生姜人參湯溫之其煩而不滿者亦有二一熱邪入胸之虛煩以竹葉石膏湯清之一懊憹欲吐之心煩以梔子豉湯吐之今既煩且滿滿甚則不能坐煩甚則不

能卧故卧起不安也。然既無三陽之寔證，又非三陰之虛證，惟熱與氣結，雍於胸腹之間，故宜梔子枳朴涌其熱氣，則腹胸和而煩自去，滿自消矣。此亦吐中寓和之意也。

黃坤載曰：下傷中氣，樞軸不運，是以腹滿。陽明上逆，濁陰不降，腐敗壅塞，宮城不清，是以心煩。煩極則卧起不安。梔子厚朴枳實泄滿而降逆，梔子吐濁瘀而除煩也。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枚

厚朴四兩

枳實

四枚 炒水浸去穢氣味苦寒

右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二服。

成無己曰：酸苦涌泄，梔子之苦以湧虛煩，厚朴枳實之苦以泄腹滿。

張隱庵曰：此言傷寒下後餘熱留於胸腹胃者。梔子厚朴湯主之也。夫熱留於胸則心煩，留於腹則腹滿，留於胃則卧起不安。梔子之苦寒能洩心下之熱，煩厚朴之苦溫能消脾家之腹滿，枳實之苦寒能解胃中之熱結。高子曰：枳實按神農本草經主除寒熱結氣，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蓋枳實臭香色黃，味辛形圓，宣達中胃之品也。炙香而配補劑，則有長肌益氣之功，生用而配泄劑，則有除邪破結之力。元人謂枳實瀉痰能衝牆倒壁，而後人即為破泄之品，不可輕用，且寔乃結寔之通稱，無分大小。宋開寶以小者為實，大者為殼，而後人即為殼緩而實速，殼高而寔下，此皆不明經旨，以訛傳訛耳。

周禹載曰：心煩腹滿乃在下後，明明引熱內入，邪不得服，遂使卧起不安。爾時正氣既虛，邪勢方熾，故上中二焦俱病也。若治之而專使上越，則中者不出，概使下行，則上者不降，聖人

於是以此梔子之苦寒者湧吐之務令在上者已不得留則煩可去復多用厚朴枳實之苦下者以泄其滯則滿可消抑何神耶

按梔子厚朴湯梔子除煩枳實泄滿義簡意彰周註正氣既虛梔子湧吐朴實苦下不但自相矛盾且與原文下後

二字亦不相屬

舒馳遠曰按此因誤下損傷胸中脾中之陽不能宣布以致陰氣協飲擾亂心胸而生煩壅塞腹中而為滿法宜蒼朮大補中氣砂仁白蔻半夏乾姜宣暢胸膈醒脾逐飲故紙肉桂固腎化氣而病自愈梔子厚朴不可用也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姜湯主之

按舒馳遠曰誤於大下裡陽虧損身熱不去微煩者乃微陽外薄虛

陽欲亡法當溫中回陽再一吐之則陽必從上脫而死矣仲景必無此法金鑑曰梔子乾姜湯當是梔子致湯斷無煩熱用乾姜之理

成無己曰丸藥不能除熱但損正氣邪氣乘虛留於胸中而未深入者則身熱不去而微煩與梔子乾姜湯吐煩正氣

方中行曰丸藥誤用不惟病變而且毒漬誤於大下不獨亡陰而陽亦損所以身熱不去而微煩也梔子酸苦湧內熱而除煩乾姜辛熱散遺毒而益氣吐能散滯平能復陽此之謂也

按大下傷其中氣故以乾姜溫中梔子除熱方註吐能散滯反添葛藤

張隱菴曰愚按本論中凡曰丸藥下之者乃假丸藥以言邪留於脾胃也仲祖取意以脾胃屬土形如彈丸類相感爾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則餘邪下留於脾矣身熱不去者太陰外主肌肉也微煩者脾是動病則上走於心故微煩也用乾姜溫脾而治身熱梔子瀉心除煩